

关于梁武帝事迹的文献新读*

林大志

1. 梁武帝舍身次数考及其与改元之关系

梁武帝身为一国之主,却数次舍身寺院,其佞佛之举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独一无二。然而其舍身的具体次数史籍的记载却有出入。《梁书》记为三次,《南史》则记为四次。那么,二书哪一种记载更为准确呢?我们认为,梁武帝曾前后四次舍身,《南史》的记载应予信从。

首先,梁代中后期的多次改元与武帝的舍身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梁武帝每次舍身结束,还宫之后必然改元。例如他第二次舍身一事,《梁书·武帝纪》记云:“(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还宫之后即改元,其他几次的情况亦毫无二致。观整个梁代中后期二十余年,改元绝大多数都源于他的舍身行为。而且,四次舍身与四次改元一一对应。具体而言,第一次舍身结束,由“普通”改元“大通”;第二次舍身结束,由“大通”改元“中大通”;第三次舍身,结果是由“大同”改元“中大同”;第四次舍身,结果是“中大同”改元“太清”。不仅如此,改元与舍身的对应关系史籍实有记载。《南史·梁武帝纪》云:

初,帝创同泰寺,至是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自是晨夕讲义,多由此门。三月辛未,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门名。

《南史》的这段记载清楚交待了这两件事的对应关系。梁武帝立同泰寺,大通门之名即为要与同泰寺反语相谐而来,随后改元“大通”则显然亦进而由此得之。由此可见,舍身的确是改元之因。武帝大同末的第三次舍身《梁书》未记,《南史》的记载,具体时间、细节俱在,故应予信从。《南史·梁武帝纪》:“(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第48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古皇族与文学流派关系研究(20100480711)”研究成果、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3)中期成果。

奉赎,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文中,武帝讲经的名称、舍身时间、奉赎之都写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同样是还宫随即改元。

其次,正史对于武帝舍身一事的记载,《南史》详而《梁书》略,《梁书》的撰著或许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从而导致舍身一事的略记。例如,武帝大通三年的第二次舍身,《梁书·武帝纪》仅短短数句:“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南史·梁武帝纪》则详密许多:“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讲堂法坐,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帝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冬十月己酉,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余人。会毕,帝御金辂还宫,御太极殿,大赦,改元。”《南史》的记载将武帝的行为举止一一再现,我们现在看起来几乎有些滑稽了。《梁书》的记载则清省许多,而且有时甚至更为简短,例如其第一次舍身,《梁书·武帝纪》曰:“三月辛未,舆驾幸同泰寺舍身。甲戌,还宫,赦天下,改元。”我们看这段话简省到了极致,几乎不能再减一字。如上所引,《南史》则俱载渊源关系,令人明了始末。《南史》总体比《梁书》简明,而在这件事上则恰恰相反。这恐与史书作者与书中人物的亲疏关系有关。姚察在梁陈二朝任史官,入隋后受命撰梁陈二史。姚察起家于梁,与其父姚僧垣俱曾得到梁武帝的厚待、优礼,因为这一原因,他们撰史时,就会对梁代皇室中有负面影响的事件予以回护或省略。例如,同为昭明太子传,《梁书》所记多为褒扬之语,省略的内容恰恰是不利于萧统之事。同样道理,梁武帝舍身的行为虽然算不得罪孽深重,但是作为一朝之君这样的行为终究不算光彩。因此,《梁书》在记述时便尽可能用省减之笔寥寥带过,甚至有意无意略记一次,亦未可知。相较而言,《南史》的撰著建立在隋唐时期大一统的环境之中,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又没有在梁代的为官经历,其著述思想和立场可以相对更为客观公正。因此,四库馆臣称赞它“意存简要,殊胜本书”^①。观其有关舍身的记载,可谓内容翔实,始末清晰,故应予信从。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梁武帝舍身实为四次。

2. 萧衍投靠齐明帝萧鸾的原因

永明末年的宫廷之变是南齐的一件大事。齐武帝驾崩,太子萧长懋在当年先其而死。有可能继任帝位者不外叔侄二人,即武帝之弟萧子良和太孙萧昭业。事变结果,萧鸾拥立萧昭业,旋即夺取政权,之后更尽诛高、武子孙。这一事变中,萧衍改弦更张投靠萧鸾,他的这一行为深为后世所诟病,乃至论者多以为其品性不良,劣迹斑斑。

窃以为,萧衍这一选择的背后存在个人遭际的无奈,在朝多年仕途遭、不得重用是促使其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原因。萧衍之父萧顺之乃齐高帝族弟,

^①《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二》“正史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409页。

在朝多年,故萧衍入仕的时间并不算晚,起家为王俭属官时仅仅二十岁。但是,过了将近十二年,他的官职却始终不得擢升。萧衍是一个有抱负之人。而且,朝臣对他也不乏嘉许,《梁书·武帝本纪》:“(萧衍)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王)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然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终武帝一朝萧衍却始终不得施展,沉寂下僚。在此期间,朝中低位升迁者却不乏其人,这难免令萧衍心中渐生不平。

从这一角度观之,萧顺之、萧衍父子在齐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心中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在他们眼里,萧衍与朝中王融、谢朓诸人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身份定位不过诸王府中的文学侍从之类的角色罢了。然而,就吏干、才略而言,王融诸人与萧衍显然不能同日而语。齐武帝一朝对于萧衍的确没有做到知人善任。就这样,十馀年过去,个人前途的无望、宫中客观的情势两方面都迫使他在这关键时刻做出抉择。

另外,萧衍之父萧顺之的死也是影响他做出选择的原因之一。永明八年,萧顺之西去荆州查办有僭越之举的萧子响,并依文惠太子之命杀之,这与齐武帝的意见相悖。武帝之意,“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萧子响被杀这件事或是一桩疑案。子响在情势危急的时候曾向其父“密作启数纸,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但终于未能挽回。萧子响死后武帝颇有悔意,而且对顺之多有不满,“及顺之还,上心甚怪恨”,百日时更为其作斋,后见景阳山猿鸣,唏嘘良久,几不自胜。萧顺之则因此抑郁而终。《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记曰:“(顺之)惭惧,感病,遂以忧卒。”^①此事显然也成为萧衍心中芥蒂,以至后来萧鸾说为其雪耻云云。总之,我们认为,萧衍投靠萧鸾一事存在以上客观原因,不宜简单地归之于其品行、道德低劣。

3. 梁武帝族系与家世考辨

梁武帝系南兰陵萧氏后裔,《梁书·武帝本纪》记载,萧氏一支是汉相萧何之后。这一记载的来历源自萧子显的《南齐书》。《南齐书·高帝纪》说萧道成是“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然后列出了自萧何以下历代传人的名姓、世系、职官,直至萧道成之父萧承之一辈为止。后来欧阳修的《新唐书》等史籍也承袭之。

但是,世人对这种说法大多持怀疑的态度,而且早在唐代就不乏异议。代表性的言论见于《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和李延寿《南史·齐本纪》。当代学术界也不承认这样的世系关系。例如,曹道衡先生说:“萧道成、萧衍自称是萧何和萧望之后,但萧何与萧望之本非一家,唐代颜师古和李延寿早已指出。”^②这之中,最关键的疑点在于萧何是“沛人”,而萧望之是“东海兰陵人”。当然,萧子显也知道凭空这样说很难令人信服,所以就专门加了一句,说萧何

^①《南史》卷四四《齐武帝诸子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108页。

^②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的孙子萧彪因为罢官改居东海兰陵,遂为兰陵人。《南齐书·高帝纪》称:“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然而,这一说法没有任何证据,大家都认为是萧子显的杜撰。

萧何为萧氏之祖的说法,主要源自《史记》、《汉书》的一些记载。《史记·萧相国世家》云:“(萧何)后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绝,天子辄复求何后,封续酇侯,功臣莫得比焉。”《汉书·萧何传》则更为具体地记载了萧何子嗣获罪免官的一些情况,这似乎意味着萧何的子孙获罪免官的事件曾经多次发生。那么,萧子显所称萧彪罢官改居东海兰陵,是否也有可能不是完全的凭空捏造。因为,这里还应考虑到地理位置的问题。沛地与兰陵虽非一地,但却是紧为相邻。丰、沛位于今江苏省徐州地区的最北端,兰陵则在现在的山东省最南部枣庄、苍山一带。中间仅微山湖一湖之隔。直线距离不过数十公里,往来非常切近。这样的话,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萧何子孙获罪后,有一部分曾流徙、迁移到距离故乡不太远的兰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萧子显的说法也就存在一点可能性了。

同时应该留意的是母系家族在萧氏崛起中的作用。应该说,兰陵萧氏的崛起最初是从刘宋王朝开始的,而关键性因素则来自于外戚的身份。谈论这一问题,应该首先提到刘裕的后母萧文寿。

刘裕的生母赵氏因难产早逝,《宋书·后妃传》记曰:“(赵皇后)晋哀帝兴宁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按:指刘裕)。其日,后以产疾殁于丹徒官舍,时年二十一。”后母萧文寿为兰陵萧氏,《宋书·后妃传》:“孝懿萧皇后,讳文寿,兰陵兰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阳令。孝穆后殁(按:指刘裕生母),孝皇帝嫡后为继室,生长沙景王道怜、临川烈武王道规。”刘裕一出生便失去了亲生母亲,可以想见,继母萧氏对他多养育之恩,因为史书上说,刘裕对继母以孝谨著称,《宋书·武帝本纪》和《宋书·后妃传》都有相关的记载。刘宋立国,萧文寿贵为太后,萧家人士也逐步进入权力核心,兰陵萧氏的力量由此在刘宋朝开始崛起。这之中,在刘宋朝位置比较显赫的当属萧文寿的弟弟萧源之和源之的儿子萧思话,因此,《宋书·萧思话传》评价萧思话说:“思话宗戚令望,早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所至虽无皦皦清节,亦无秽黷之累。爱才好士,人多归之。”萧思话有四个儿子,萧惠开、萧惠明、萧惠基等,其中萧惠基在南齐一朝地位较高。相关事迹可以参见《宋书·萧思话传》、《南齐书·萧惠基传》等文献,此处不再详述。这是兰陵萧氏在南朝地位逐步上升的开始。

南齐萧氏的发迹则在相当程度上源自萧道成父子对萧思话的投附。萧道成的父亲萧承之早年追随萧源之,萧源之死后又为萧思话部属。萧道成也因此逐步升迁,屡建战功,多为倚重。萧顺之、萧衍父子的擢升则又是追随萧道成的结果,最终代齐建梁。